

短短12天,叙利亚“变天”为何如此之快

据俄罗斯塔斯社12月8日晚报道,巴沙尔·阿萨德及家人已经抵达俄首都莫斯科,俄罗斯为其提供了庇护。

俄罗斯外交部8日早些时候发布消息称,阿萨德在与叙境内多个武装冲突方谈判后辞去总统职务,离开叙利亚,并下令和平移交权力。

据叙叙利亚反对派媒体9日报道,反对派授权“叙利亚救国政府”的穆罕默德·巴希尔组建叙利亚过渡政府。“叙利亚救国政府”由叙反对派成立,巴希尔担任其总理。

被称为“中东心脏”的叙利亚局势发展之快,演变之剧令全世界都眼镜大跌——控制全国70%领土的叙利亚政府军竟然在一周多时间内将领地几乎“拱手相让”给了反对派武装。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?叙政府垮台又会造成哪些影响?

迅速进展

自11月27日由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为首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对叙北部政府军所在地发起进攻起,反对派武装之所以推进神速,其重要原因是驻守各地的叙政府军基本未做抵抗,在与反对派武装达成协议后即撤出防区,还将大量武器辎重留给后者,包括俄制战机、坦克和防空导弹等重型装备。

俄罗斯此次对叙政府提供了有限军事支持。尽管俄军在伊德利卜和阿勒颇实施了一些空袭以遏制反对派攻势,但在哈马的战斗中并未直接介入。俄罗斯驻叙利亚大使馆6日敦促在叙俄公民乘坐商业航班离开,原因是叙利亚“严峻的军事和政治局势”。

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是叙政府另外两个重要盟友。伊朗原计划向叙政府军提供导弹和无人机,同时伊朗与真主党表示将提供军事顾问。然而叙局势发展之快,使得这两方的援助未到,叙利亚已然“变天”。

为何速败?

面对进攻,在装备和人数上占优的叙利亚政府军为何速败?

分析人士指出,内因是叙经济崩溃、政府改革失败;外因则是俄罗斯、伊朗等盟友自顾不暇无力支援。

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,叙利亚经济几近崩溃,且一直未能复苏。国家GDP总量从2011年的675亿美元锐减至2021年的89.8亿美元。而主要石油产区一直被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所控制,导致叙利亚能源短缺、财政收入锐减,而美国从叙利亚窃取石油和粮食成为家常便饭。

2020年之后,屋漏偏逢连夜雨,叙利亚接连遭遇疫情、地震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等多重打击。2021年至2023年,叙利亚国内通胀率都在50%以上,物价连年飞涨,民众怨声载道。能源短缺使得首都大马士革日供电时间仅几个小时,其他地区供电情况则更加糟糕。

面对经济困境,阿萨德政府实施改革,然而不论是取消对食品、燃油等生活必需品补贴,还是大量裁减军队数量,种种措施不仅未能改善经济状况,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并导致军队抵触情绪激增。

与此同时,外部环境也愈发对叙利亚不利。黎巴嫩真主党、伊朗、俄罗斯近期都遭遇重要挑战,很难再给叙政府提供强力援助。

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昕认为,黎巴嫩真主党受到以色列重创,处于生死存亡关头,伊朗佩泽希齐扬政府采取自我克制战略,导致其领导的什叶派“抵抗之弧”正处于最薄弱阶段。同时,俄乌冲突延宕,俄罗斯自顾不暇,对叙政府支持力度减弱。

有何影响

位于亚欧大陆十字路口、地中海与印度洋的交叉点,还身处地中海、红海、黑海、里海、波斯湾的“五海”中心地带,被称为“中东心脏”的叙利亚地理位置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叙利亚突然“变天”,将不可避免地给其自身,以及地区和国际地缘政治带来重大影响。

李子昕认为,阿萨德政府解体,不代表叙利亚内战结束,不意味着叙利亚实现了民族和解,也不会改变叙境内代理人战争不断的局面。

他说,原先控制叙70%面积的阿萨德政府解体,将导致叙利亚政治版图更加碎片化。各政治势力间为争夺势力范围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,叙境内人道主义危机风险持续加大。

此次反对派武装中领头的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一直是叙境内除库尔德武装外实力最强的一支,但其军事人员规模也仅有两万人左右,与阿萨德的政府军二、三十万人的规模相差甚远,要填补前政府广大领土的防务空白难度很大。

而且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前身之一“努斯拉阵线”(又译为“支持阵线”)曾与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“基地”组织有

所联系。尽管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领导人公开宣布断绝与“基地”组织关系,但仍有不少人对此担心。

分析人士认为,作为一些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背后的主要支持者,日后土耳其在叙的话语权将显著提升,其在叙利亚北部设置永久性“缓冲区”的设想实现概率大为增加。而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在夺取政府军地盘后,与土一直打击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将提升。

对俄罗斯来说,当务之急是力保其在叙利亚西部沿海的两个军事基地,以维持其在叙的军事存在。

此外,由于阿萨德政权解体,伊朗领导的什叶派“抵抗之弧”将面临断裂的局面,伊朗向真主党和哈马斯运送援助的路径恐被切断。

新华社特稿



韩国庆州附近海域一艘渔船倾覆

这是12月9日拍摄的在庆州附近海域倾覆的韩国渔船。韩联社9日援引海警消息说,一艘韩国渔船当天在庆州附近海域与一艘运沙船相撞后倾覆,目前已发现的6人全部心肺停止。

新华社发(韩国浦项海洋警察署供图)

土耳其半年前就知晓叙利亚反对派进攻计划?

路透社12月9日以叙利亚反对派人士以及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披露,叙反对派早在半年前就向土耳其告知进攻计划,且获土耳其“默许”。土耳其官员8日再度否认介入这次行动,称从未与叙反对派就此协调。

叙主要反对派武装过去八年被政府军压缩在西北部、北部等局部地区,今年11月27日大举出击,在政府军主动撤退、几乎未经大规模激战的情况下,相继占领阿勒颇、哈马、霍姆斯等主要城市并于12月8日进入首都大马士革,而后宣布推翻总统巴沙尔·阿萨德领导的政府。

一名叙反对派成员和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中东国家外交官告诉记者,叙反对派发起这一大规模进攻前,不可能不提前告知长期支持他们的土耳其。

土耳其对叙利亚反对派发动反攻一直有所顾忌,担心冲突导致更多难民涌入土耳其境内。土耳其多次试图与巴沙尔政府接触,要求叙方同意对派达成政治解决方案,并同意土耳其打击库尔德武装,叙方予以拒绝。叙反对派今年早些时候嗅到土方对巴沙尔政府立场的变化,遂向土方提出详细的进攻计划。

土耳其政府多年来在与叙利亚接壤地区单方面划设所谓“安全区”,并以打击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为由,多次对叙西北部发起越境军事行动,在伊德利卜省长期非法驻军。叙政府坚持以土耳其撤军作为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条件。

上述两名知情人士说,叙反对派向土方传递这样的信息:“既然另一条路(政治解决道路)这么多年都行不通,那么就尝试一下我们的路。你们

什么都不用做,不用干预。”

流亡土耳其的“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”主席哈迪·巴赫拉上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同样说,土耳其军方知道叙反对派进攻计划,不过这次进攻的两大主力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和“叙利亚国民军”在行动前“计划有限”,只同意携手合作、不搞内斗。

一些美国智库专家早前披露,叙利亚反对派原计划10月中旬发起进攻,但被土耳其叫停。然而,在巴沙尔政府回绝关于土叙关系正常化的呼吁后,土方给进攻开了“绿灯”。

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·费丹8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出席多哈论坛时说,土总统雷杰普·塔伊普·埃尔多安最近几个月试图与巴沙尔·阿萨德接触未果,土方“当时就已料到会出事”。

不过,土方断然否认介入叙利亚反对派的反攻。副外长努赫·耶尔马兹8日称,土方没有参与这次行动,也没有授意批准。

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发言人厄梅尔·切利克此前同样表示,所有声称土耳其推动或支持叙反对派武装发动进攻的说法均不属实。

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土耳其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,土耳其支持的“叙利亚国民军”在此次行动中既不听命于土方,也未与土方合作。

不过,在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前研究员比罗尔·巴什坎看来,巴沙尔政府倒台令土耳其成为“最大赢家”。长期以来,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战略目标除了扶植代理人,让数百万逃到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回国外,还包括遏制受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势力、沿土叙边界在叙境内设立缓冲区。

新华社特稿

叙利亚局势突变 击败政府军的主力是谁?

在巴沙尔·阿萨德政府快速垮台的过程中,武装组织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(又译“沙姆解放组织”)被认为是击败政府军的主力。这个组织什么来头?其首领阿布·穆罕默德·朱拉尼又是何人也?他能聚拢叙各方势力进而成为叙利亚的掌控者吗?

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

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,其前身“支持阵线”(又译“努斯拉阵线”)形成于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,曾是“基地”组织叙利亚分支,一度主要由带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圣战分子构成,通过发动武装袭击、自杀式袭击和暗杀等手段,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,当时曾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恐怖组织。

2016年7月,朱拉尼宣布“支持阵线”更名为“征服阵线”,称更名后的组织“不隶属于任何外部实体”。这被外界解读为与“基地”组织切割。次年1月,他宣布解散“征服阵线”并建立更为广泛的武装联盟,也就是现在的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。

2016年,随着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逐渐式微,叙政府军开始大举收复失地,其常用的作战策略是将反对派武装控制的城镇包围,借空中优势消耗其有生力量,逼迫其让出地盘并将剩余武装人员转移至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。

通过这一手段,巴沙尔政府收复了大片地区,但也使得伊德利卜成为武装组织聚集之地。经过一系列争斗,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逐步击败同样盘踞此地的“基地”组织和“伊斯兰国”的残余力量,从诸多反对派武装中脱颖而出。自2019年起,该组织对伊德利卜省绝大多数区域实施控制,还成立了所谓“叙利亚救国政府”,负责控制区内的民政管理事务。

从“支持阵线”渐变成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后,朱拉尼宣称联盟希望用一个“受伊斯兰教义启发的政府”取代巴沙尔政府,以淡化宗教色彩,获得更多国际支持。

朱拉尼其人

朱拉尼本名艾哈迈德·沙拉,化名朱拉尼在阿拉伯语中意为“戈兰人”,代表着他的家乡——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。朱拉尼1982年出生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,7岁时随全家返回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。

其父侯赛因·沙拉来自戈兰高地上的一个农民家庭,年轻时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活动人士。1961年9月,叙利亚宣布脱离与埃及共同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后,侯赛因曾被叙利亚政府关押,之后他远离政治,成为沙特一家石油企业管理人员。侯赛因1989年作为高级管理人才应邀回到叙利亚,一度还担任过叙总理的石油经济顾问。

朱拉尼曾对媒体表示,“9·11”事件对年轻时的他产生了深刻影响。正是由于对袭击者的崇拜,他对圣战产生了兴趣,开始参加大马士革秘密举行的圣战布道活动,据称他在穿着和说话方式上都曾刻意效仿“基地”组织创始人本·拉登。

为抵抗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,他从大马士革乘坐长途巴士前往巴格达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他在圣战组织中不断晋升,后被捕被关进美军在伊拉克设立的“布卡营”监狱,在那里结识了多位“基地”组织头目。2011年出狱后,朱拉尼拿着大量来自“基地”组织的资金,返回叙利亚组建分支“支持阵线”。

2021年,美国公共电视网记者受邀赴伊德利卜拍摄关于朱拉尼的纪录片,影片中他表现得温文尔雅、文质彬彬,与民众亲切互动。此举被解读为改善自身形象的公关努力。

在武装组织攻占阿勒颇和哈马后,朱拉尼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(CNN)的专访。值得注意的是,他没有穿迷彩服或长袍,而是穿着衬衫西装,这被认为是从着装上展现世俗化的转变。在优兔平台上,这一专访视频获得大量收看和评论。

局势不明

朱拉尼在CNN专访中提出执政愿景,称叙利亚将转变为一个“有治理、有机构”的国家。他承诺将尊重所有宗教和民族团体,确保他们在其统治下安全地生活。

虽然自身意愿强烈,而且巴沙尔政府确实被推翻了,但从目前形势看,朱拉尼的执政愿景恐怕还存在相当难度。

叙利亚境内政治势力和武装派别混杂,最主要的三大势力除了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外,还有叙利亚国民军和库尔德武装。在推翻了共同的目标巴沙尔政府后,宗教背景、外部支持势力、利益诉求都相距甚远的各路势力会消除隔阂开展合作,还是互相火拼以争夺利益,一切都是未知数。

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,一旦各派势力谈妥组建政府,那么朱拉尼及其领导的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会占据一席之地,并且掌握相当的话语权。

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认为,尽管近年来“解放叙利亚”联盟展现出包容性态度和温和化趋势,但这是战术性还是实质性变化,仍很难说。其之后将如何对待叙利亚国内各民族和教派,将如何改变这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,仍需要拭目以待。

新华社特稿